

五珠九龍冠

恩 铮
溪 源
著



7.4

南海出版公司

内 容 提 要

明文帝时，燕王篡位，残忍地杀害了忠良名臣方孝儒亲属、业师三千余人，制造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诛灭十族”奇冤。当年唯一幸免杀身之祸的方裔方奇带领女儿方珠儿奔波四处拜师求艺，历尽千辛万苦，在学艺已满，武艺精湛之时，得知武宗的皇叔、封居南昌的宁王，欲觅失散于民间的玉珠传国之宝打造龙冠，谋皇夺位。漂亮的奇女方珠儿只身献珠入魔窟，身遭蹂躏之险，利用智慧促使宁王谋反，致使皇家叔侄自相残杀，终于报了百年沉冤，为百姓除了一大害，她也与思人成为百年之好。书中情节惊险曲折，人物神奇感人，文字古朴、优美，扣人心弦，值得一读。

目 录

- 第一回 瓜洲渡公子救穷汉
天福当陶寿当宝扇…………… (1)
- 第二回 起黑心店东谋异珠
下毒手夜半烧当铺…………… (12)
- 第三回 九江府街头抢民女
陶公子仗义闯府衙…………… (23)
- 第四回 方天玉宴施杜口计
陶俊宝明眼钻圈套…………… (31)
- 第五回 奇女子珠儿献奇珠
贤娘娘娄妃起疑窦…………… (40)
- 第六回 莲花渡义结慕容珍
梅花镖惊退众水寇…………… (51)
- 第七回 滕王阁三贤巧相遇
祝枝山解难献妙计…………… (61)
- 第八回 老奸王盛开宝珠会
方天玉当众露真容…………… (70)
- 第九回 老朝奉殿上訴奇冤
方美人舌剑怨恶棍…………… (81)
-

- 第十回 江上秋夜闻藏宝楼
慕容珍误盗假宝珠……………(92)
- 第十一回 觅冠图宁王审盗贼
指新路朝奉传奇言……………(102)
- 第十二回 五会面珠宝蕴深情
百年绍血词诉异冤……………(114)
- 第十三回 动淫心宁王辱珠儿
生急计珠儿唬宁王……………(125)
- 第十四回 吐衷曲佳人会宝楼
泛醋意奸王捆铜网……………(136)
- 第十五回 慕容珍二盗九龙冠
老奸王再困方美人……………(148)
- 第十六回 娄娘娘护王使心计
左军师助虐设陷阱……………(160)
- 第十七回 徐素蕊慕爱陶公子
方珠儿忍痛说违言……………(171)
- 第十八回 花烛夜金童费周折
黄道日玉女遭磨难……………(182)
- 第十九回 白莲女三用苦肉计
陶公子坠入桃花障……………(193)
- 第二十回 中秋夜清偿百年冤
大江上扁舟盈笑声……………(204)
-

第一回 瓜洲渡公子救穷汉 天福当陶存当宝扇

明朝武宗皇帝在位第三十五年，暮春三月，江南已经红瘦绿肥了，但在大江北岸，扬州城内外，正值春暖花开，一片锦绣。

在六圩江边的江堤上，柳荫之下，仰面卧倒着一个穷汉。只见他面如金纸，口吐白沫，两眼紧闭，呼吸起伏。穷汉的身边跪伏着一个白衣少女，手扶穷汉，又哭又喊：“爹爹醒来！爹爹醒来！……”

过路行人闻声逐渐围拢上来，不知是触动了他们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呢，还是见了那少女美貌，都十分关切地问道：“姑娘，你爹得的是什么病呀？”

那少女诉道：“我爹是旧病复发，如不及时抢救，则危在顷刻，如何是好哇！”说着，哭得越发厉害。

此时，人群中走出一位书生模样的人，走到姑娘身旁，关心地道：“姑娘不要着急，常言道：病则求医。扬州城里不乏有名医生，快去求治，你爹一定能转危为安的。”

姑娘抬起头来，道：“奴父之病，不必求医的。”

那人奇怪了：“咦？不去求医，怎会病愈呢？”

少女道：“奴父之病极为希奇，只要服食二两以上的老山人参两支，便可痊愈。怎奈我父女一贫如洗，叫奴如何是好呀！”

旁观的人们无不咋舌而叹。原来在当时，两支二两以上的老山人参，需二三十两纹银。人们纵然万分同情这父女俩，却也没有人能够如此的慷慨解囊。

正在这时，只见那江边大道上，来了一位文生公子。此人秀才打扮，面如冠玉，手摇一柄泥金纸扇，身后随着一个僮儿。这秀才乃镇江陶相国的公子。其祖上名叫陶凯，是江东有名的文士。朱元璋建都南京后，派刘伯温前来，礼聘他出山佐命，后他受命修订元史。陶凯世居镇江府丹徒县，其家历代为官作宦。到孝宗年间，这公子之父陶恭望曾入阁为相五载，因病告归。陶相国单生公子一人，双名俊宝，表字子明，今年已经二十一岁了。只为三年前，陶相国夫妇双双病故，公子在家守制，杜门谢客。陶俊宝本也是江南有名的才子，因其舅父是吴门望族，所以他常去姑苏，与唐伯虎、祝枝山等都为挚友。只因三年守制，未去乡试，亦未成婚。上月孝满，正值春光明媚，公子年轻好动，便携带贴身僮儿陶寿，由京口登舟过江，来游维扬。不觉三天已过，陶公子游兴姗姗，准备回归镇江。此刻行近瓜洲，见柳荫下围着一大群人在议论纷纷，便站定身躯对僮儿道：“陶寿，前面何事喧扰？你且去看来。”

那僮儿陶寿是个热心人，马上快步挤入人群，打听明白后，立即回来对公子禀道：“那柳荫地上躺着一个衣衫襤褸的老头，已经气息奄奄。一位姑娘蹲在一旁哭泣，好生可怜。”

陶俊宝闻言，便动了恻隐之心，说：“让我前去看看。”说着，向柳荫下走去。来到那里，见人群包围，无隙可进，便向围着的人们道：“列位兄台，稍请让让，容小生

入内一观！”

明朝年间，最重斯文，读书士子，处处受人尊重。众人见陶俊宝衣着华丽，举止文雅，言辞有礼，身后还跟着僮儿，一望便知，是官家之子，于是纷纷让道：“相公请，相公请！”

陶俊宝来到柳荫下，举目一看，果然见：

一位老人倒柳荫，神志不清已昏沉，
衣衫破旧染泥迹，面目枯憔悴风尘，
旁侧姑娘啼切切，陌路无亲断肠魂。

陶俊宝目睹这般情景，甚是同情，便上前道：“姑娘，不要伤心。有什么为难之处，且讲出来，小生也许能为你分忧一二。”

那少女正在悲泣，忽听有人能为他分忧，不由得止住悲啼，拭去泪痕慢慢地抬起头来。

陶俊宝一见这姑娘，不由得心中一动，眼前一亮。你道为啥？原来这姑娘不是一般的少女，而是一位绝世佳人！她虽则蓬头素服，未施脂粉，但眉清目秀，光艳动人。脸上略含羞涩，如笼烟的芍药；尚余泪痕，象带雨的梨花。陶俊宝想不到芬草竟在十步之内，美人靓面于咫尺之间，不禁暗暗称妙！

姑娘朝陶俊宝打量一下之后，启樱唇，吐莺声，诉道：“公子容禀：奴奴父女，相依为命。家无恒产，居无定所。以一叶小舟为家，飘泊江湖。久闻扬州繁华，因此顺江东流，来到这瓜洲渡口。哪知老父突然旧病复发，性命垂危，若无二两以上的老山人参两支，便没有转危为安的希望。公子，你说叫奴奴如何是好呀？”

陶俊宝生性慷慨，平日经常解人之难，助人为乐。他听完姑娘诉说，便回头对陶寿道：“你取五十两纹银给这姑娘。”

陶寿先是一怔，随后逡巡道：“公子，你赠给她五十两银子是没有用的。”

陶俊宝奇怪地问：“怎么说没有用呢？”

陶寿道：“这位姑娘的父亲生了急病，要的是老山人参，不是要银子呀！”

“有了银子，便可以买人参了！”

“公子爷，倘若这位姑娘拿了银子去买人参，这位老丈躺在这里便没人照顾了。”

“你说的也是。那人参你去买吧，我在这里等你。”

陶寿没有吭声，过了一会，面露为难之色：“小的多跑一点路不要紧，只是不识人参真假。买了假参，老丈吃了，毛病仍不见好，要误大事。公子，还是你我一同去吧！”

陶俊宝觉得陶寿的话很有道理。在那时，开药店的论斤论担进货，论两论钱卖出，以象贝充川贝，用木节草充鲜面斛是常事。如果让陶寿去买，买了假货，确要耽误老丈的性命。他朝陶寿点了点头，然后回身对姑娘道：“你且在此稍等片刻，待小生去买老山人参来相救老丈。”

那少女听后，异常高兴，脸上愁云顿时消散，换上笑颜连连称谢：“多谢公子！多谢公子！”

陶俊宝马上带了陶寿，挤出人群。陶寿在前引路，来到一偏僻处突然站定，看看四下无人轻轻对陶俊宝说：“公子，你答应给姑娘五十两银子，你可知囊中已虚了？”

陶俊宝闻听一惊，怒道：“离家之时，我叫你带上五百

两纹银，这些银两到哪里去了？”

“公子爷哪！”陶寿失笑道：“你太健忘了。到了扬州之后，你东也做好事，西也周济人，三天下来，把银两用完了。现在我腰间只有七八两碎银了。”

陶俊宝仔细一盘算，果然不错，五百两银子，是用得差不多了。现在怎么办呢？若丢下老汉不管，那是失信，我陶俊宝有生以来从没做过失信的事；若返回镇江去取银，则往返渡江，非一时半刻，那老丈的病能否拖得？想来想去左右为难。他暗暗沉吟：“大丈夫言出如山。我已当面应允，助姑娘五十两纹银，如今囊内空空，如何是好？”

这时，陶寿也急将起来。他猛一抬头，见前面路边矗立着一块大招牌，不禁喜道：“公子爷，银子有了！银子有了！”

陶俊宝急问：“银在哪里？”

陶寿笑笑：“公子，到娘舅家去取可好？”

“奴才！”陶俊宝怒道：“难道你叫我上姑苏去取吗？”

陶寿急忙解释：“公子爷，你误会了。我说的娘舅家，并不是苏州的舅老爷呀。公子，你且看！”说着，用手一指前面。

陶俊宝举目看去，暗暗道一声“惭愧”！原来陶寿指的一块大招牌，上面写着两小一大三个字：天福当！堂堂相国公子去当当头，未免太寒酸了。因此陶俊宝踌躇不语。

陶寿道：“公子若不到这个娘舅家去，哪里会有五十两银子呢？”

陶俊宝想了片刻，觉得只能钻这胡同了，便对陶寿说：

“也罢！你去取五十两银子来吧！”

陶寿几乎笑将出来。公子轻飘飘地叫我去取五十两银子，他真的把当铺当做娘舅家了。“公子，你难道没有去过这种娘舅家吗？”

陶俊宝道：“我还是第一次呢！”

喔，难怪他不懂当铺规矩。陶寿道：“上娘舅家取银子是要拿东西抵押的。”

“啊呀，我守制满孝没几日，身边不带古玩玉器，哪来抵押之物呢？”

陶寿眼珠一转，指着陶俊宝手中的一柄扇儿道：“公子有此扇儿，休说五十两，就是五百两，五千两，也拿得到的。”

“我这扇儿乃传家之宝，怎能轻易离身去作抵押品呢？”

“公子，我也知道这扇子是传家之宝，但目下无法，只是权宜之计。扇子当了银两，你公子爷即去买人参救老丈，小的连夜过江取银两，明天就能把扇子赎回了。”

“说的也是。”陶俊宝说罢，将手中扇子递给陶寿，“你快去换银两来，不要误了那老丈生命。”

陶寿接过扇儿，举步闯入天福当铺。

这天福当是扬州有名的当铺，五开间门面，好生气派。陶寿是相府僮儿，常言道：宰相家人七品官，平日出门常受人奉承的，故踏上典当高柜前，举手一拱：“柜上请了！”

高柜台上坐着一个人，年约三十余岁，眉心蹙起，正在上心事。这位朝奉姓陈，昨天由他经手当进了一件假玉器，被铺里总管老朝奉识破，告诉了铺主，被罚一节工钱，因此

含恨在胸，闷闷不乐，今闻柜下有人声，举目一看，是一个体面的僮儿，知他必是官府人家的，不敢怠慢。“贵管家有什么事？”

“我这里有扇儿一把，取当纹银五十两，明天就来取赎的。”

陈朝奉接过扇儿一看，原来这是一柄檀香木骨、泥金扇面的摺扇。相传，这种摺扇出自高丽国，于明朝中叶传进中国。由于携带方便，扇面上还可夹名人书画，一时风行海内，文生公子人手一柄。陈朝奉一看扇面，两面都是未着点墨，纵然精致，买新的也不过二两银子。这僮儿说要质当五十两，莫非我听错了，便道：“管家，这把扇子你要当多少钱？”

陶寿道：“五十两银子！”

陈朝奉将扇子掷给陶寿：“不当！不当！”

“为什么不当？”

陈朝奉昨日当进假玉器的怨气郁积在胸头，尚未发泄，此刻一点，喷发出来：“你当我不识货？扇面上有唐伯虎的画，祝枝山的字，也当不上十两银子。你这把扇何况是白的。去去去，别来害人了。”

陶寿想不到会撞这么一个钉子，因此也怒道：“碰到你这个不识货的朝奉，也算我倒了霉。”他向内大喊：“柜上柜上，有识货的朝奉吗？”

听陶寿说他不识货，陈朝奉更加恼怒了：“你这小厮，来天福当无理取闹，真是岂有此理。告诉你，我东家在扬州地界上，可不是好惹的！”

陶寿听了不但不惧，反而大笑：“你东家若是知道你这样不识货，不停你的生意，也要罚掉你一节工资！”

陈朝奉正为罚掉一节工资在生气，偏偏陶寿又触他的痛处，不由得火上加油，喝道：“你给我滚！滚！”

争吵间，当铺的总管老朝奉来到了柜前，问道：“什么事？什么事？”

陈朝奉便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老朝奉听了，觉得内中定有蹊跷，就微笑着问陶寿：“小管家，你真要当五十两纹银么？”

“不假！我只要当五十两银子，明天就来取赎的。”

“喔，那你且把扇儿给我一看。”

陶寿递上扇子：“你可看仔细了，不要象他一样不识货！”

老朝奉接过扇儿一看，大吃一惊，对陶寿打量再三，徐徐道：“小管家，你这扇儿是哪里来的？”

陶寿道：“老先生你不必问这个，肯当五十两银子吗？”

老朝奉道：“来路不明的东西，我们这里是不当的。”

陶寿怒道：“原来你也是个不识货的。不当就不当，快把扇子还给我。”

“且慢！你要扇子还你，得先对我讲明白，这扇儿是哪儿来的？”

“怎么？你想强夺我公子爷的宝扇么？”陶寿火了。

“公子爷的宝扇？”老朝奉追问：“你公子爷是哪一位呀？”

“我公子爷是镇江陶相国之后，隔了一条长江，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老朝奉听了，眼睛瞪得溜圆：“莫非是陶俊宝、子明公

子？”

陶寿惊讶了：“噢！你怎么连我家公子爷的表字都知道的？老先生，你认识我家公子爷么？”

“我且问你，你家陶公子的宝扇，怎会在你手中？又怎会到此质当的呢？”

“是公子把扇给我，叫我来当五十两银子的。”

老朝奉有些不信：“你同公子是什么关系？”

“小的叫陶寿，是服侍公子爷的。”

老朝奉又问：“你进陶府几年了？”

“两年多一点，三年不到。”

“难怪我不认识你。如今公子在哪里？”

“就在当外路口。”

“陶寿，你给我带路，让我见一见公子。”这老朝奉对陶寿之言半信半疑。他想：陶公子决不会缺少银两的，怎会用传家宝扇来质当银两呢？所以定要亲见公子问个明白。

陶寿将老朝奉引到当外，指向路口道：“老先生，那不是我家公子吗？”

老朝奉举目一看，果见陶俊宝站在那里，急忙趋前行礼：“公子，别来无恙！老朽在此有礼了。”

陶俊宝抬头一看，怔了一怔方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周老师爷，阔别多年，幸会幸会！”

这老朝奉姓周，叫周逸民，是浙江绍兴府人士。他原先在陶相国府上经管钱粮二十多年，后因绍兴原籍的老婆多病，自己也已望天之年了，所以辞职回去。哪知回乡之后，妻死子亡，弄得孑然一身，老景凄凉。没奈何只得再背乡离井，到镇江重投旧主。谁料到镇江时，陶相国夫妇双双亡

故，俊宝公子杜门守制，未便上门相投。后有友人介绍，过江到这天福当做一个总管老朝奉。周逸民书算俱精，而且见多识广，古董书画，一看能辨真伪，店主对他十分器重。今日无意间相遇旧日东人，分外亲切。

周逸民道：“请公子到小店之中饮一杯香茶如何？”

陶俊宝怎肯步入当铺，辞道：“周老师爷不必如此相待小生，小生因有急事在身，不能耽搁。”

“公子命陶寿前来，移银五十两，可是真的？”

陶俊宝满面含羞：“确有其事。”

周逸民素知公子端方，便不再问根由，双手捧上纸扇，“宝扇奉还。请公子在此稍候。”

“陶寿，你随我到柜上，取五十两纹银便了。”陶寿一声答应，正待举步，陶俊宝启口道：“且慢。周老师爷盛情，小生心领。唯老师爷司职贵铺，岂能无故支银。此扇暂存你处，来朝便来取赎，公事公办，彼此心安。”

周逸民深知公子的脾气，想必来朝取赎不会变挂的，因此满口应允：“陶寿，随我取银去。”

在回进当铺时，周逸民问陶寿：“公子有何急用？”陶寿如实讲了。周逸民对公子分外敬重。到铺内，吩咐陈朝奉写当票，当银五十两。

陈朝奉对周老先生心中有隙，表面上应允，写就当票：“破扇一柄，质当纹银五十两。”破扇一柄？是不是陈朝奉写错了？不是。原来在当时，金钗子去当，只能写旧铜钗；翡翠玉器去当，只能写绿石白瓷；所以这把扇儿应当写成破扇。

周逸民对当票审视了一下，觉得无误，便在正副两页当

票合缝处，签好一个“合”字，收好副页，取过上好雪花银子五十两，连同当票正页，送给陶寿，嘱咐道：“当票收藏好了，今后凭票取赎，是认票不认人的。”

陶寿连声道是，藏好当票，取过银两，飞步出天福当而去。

老朝奉周逸民收纸扇的事，陈朝奉看在眼里。他想：昨天我因走眼，当进了一件假玉器，你在铺主前说我坏话，害我罚掉了一节工资。想不到六月债还得快，今朝你糊了眼，一柄普普通通的檀香纸扇，竟让他当了五十两纹银！哈哈！这是一个天赐的报复良机，我也要叫你罚掉一节工资。想着，他马上去找天福当的主人告发。哪知道，由此引出了天大的事来。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第二回 起黑心店东谋异珠 下毒手夜半烧当铺

扬州府六圩江边的天福当铺，主人姓方。老主人名叫方达源，在江西南昌宁王驾前当户部主事。只听说户部尚书，哪有户部主事？原来，宁王蓄有不臣之心，仿皇宫，殿前亦设六部九司。但怕阴谋泄露，六部不称尚书，称主事。当铺少主人名叫方天玉，现年二十五岁，虽早入学门，腹有诗书，但未中举。如今闲在扬州，经管这天福典当。

这天傍晚，门上来报：“铺中陈朝奉求见。”方天玉以为他来是为了一节工资之事，便吩咐门上，回绝不见。稍停，门上又来报道：“陈朝奉说有重要大事，定要面见少东人。”方天玉不知陈朝奉有何大事，便传他进见。

陈朝奉进内，见过少东人后即禀告道：“方才有人来当一柄普通通的扇子，要当五十两纹银。我不依，周老先生却给他了。我一打听，原来当扇的是周老先生旧日的东人。周老先生做了人情，却难为了少东的银钱了。”

方天玉听了，想道：“这周逸民平日谨慎作事，入铺两年有余，银钱进出，分毫不差。这五十两银子当一柄扇子，内中定有缘故，我不必认真。”因此道：“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陈朝奉见方天玉未动神色，便有意挑拨：“少东家，昨天我走眼错当了一件假玉器，罚掉了我一节工资，我毫无怨

言。但今朝周老先生把东家的银钱做私人的交情，此例若开，今后怕人人效尤，就难收拾了。”

方天玉一想：此言甚是。便道：“你且回店去，我稍停便来。”

陈朝奉回转天福当，心中暗暗高兴：周逸民呀周逸民，今天不也叫你罚掉一节工资才怪呢！

黄昏时分，方天玉带了小厮来到铺中。周老先生及众朝奉上前接过东人，进铺到店中坐定。

按惯例，少东人在黄昏来铺，必是查帐。所以刚坐定，周逸民便把帐本奉上。

方天玉接过“流水”，仔细看来，果见上面写道：“破扇一柄，质当纹银五十两。”

在明朝正德年间，物价低廉，五十两银子非同小可。方天玉面目一沉，问道：“周老先生，一柄破扇当银五十两，是哪一个经手的？”

周逸民答道：“正是老朽经手的。”

“区区破扇，怎能当这么多的银子？”

“少东家有所不知，此扇主人乃镇江陶相国的公子，因有急用，暂当五十两银子。他明天就来赎取的。”

“嘿！”方天玉鼻孔里喷出一股冷气：“我知道，那陶公子是你旧日的东人。你是用我的银子，做你的人情，是不是？”

周逸民摇头笑道：“少东家误会了。你开了当铺，无非将本求利。陶公子质银五十两，来朝取赎，不但本钱收回，还可得三个月的利息七两五钱银子。如此好的买卖，岂肯失之交臂呀！”